

谷歌时代

的

古希腊人柏拉图来到21世纪，和我们一起踏上思辨之旅。他到谷歌总部演讲，主持弗洛伊德派和虎妈关于教养孩子的讨论，上电视节目辩论，跟神经系统科学家探讨自由意志。戈尔茨坦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哲学永远是我们智性追求的栖身之所。

柏拉图

为什么我们今天
还需要哲学？

[美] 丽贝卡·戈尔茨坦 (Rebecca Goldstein) ◎著
李鹏程◎译

PLATO
AT THE
GOOGLEPLEX

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

中信出版集团

谷歌时代

的

PLATO AT THE
GOOGLEPLEX

柏拉图

[美] 丽贝卡·戈尔茨坦◎著
李鹏程◎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谷歌时代的柏拉图 / (美) 丽贝卡·戈尔茨坦著；

李鹏程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2

书名原文：Plato at the Googleplex: 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

ISBN 978-7-5086-7593-0

I. ①谷… II. ①丽… ②李… III. ①柏拉图

(Platon 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通俗读物 IV.

①B502.2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480 号

Plato at the Googleplex: Why Philosophy Won't Go Away by Rebecca Goldstein

Copyright © 2014 Rebecca Goldstei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谷歌时代的柏拉图

著 者：[美] 丽贝卡·戈尔茨坦

译 者：李鹏程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01-2014-8369

书 号：ISBN 978-7-5086-7593-0

定 价：69.00 元

印 张：18 字 数：400 千字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开场白		001
α	一个男人走进讨论厅	017
β	柏拉图在谷歌总部	071
γ	雅典卫城的阴影	149
δ	柏拉图在 92 街 Y	205
ε	我不知该如何爱他	281
ς	你亲爱的柏拉图	329
ζ	苏格拉底必须死	361
η	柏拉图上有线新闻	429
θ	让阳光照进来	463
ι	磁铁中的柏拉图	509

附录 A	苏格拉底式对话来源	542
附录 B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的两篇伯里克利演讲	545
术语表		557
致 谢		561
参考文献		564
中译者说明		569

开场白

一本讨论某位思想家的专著，通常都会假定这位思想家的所言皆真。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柏拉图。柏拉图搞错的东西，和我们对一位生活在 2400 年前的哲学家的期待基本一致。不然的话，哲学也就不会推动我们的知识进步，而将变得一无是处了。但我不认为它一无是处，所以我很愿意承认，在我们看来，柏拉图时常会错得很离谱，也会犯迷糊。

柏拉图的哲思与许多当代问题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关性，但这并非因为他懂得的和我们一样多。很显然，他不懂我们现在掌握的那些科学知识。而且（这点或许不太明显）他也不懂我们现在掌握的哲学知识，包括那些越过讨论会的桌子流传到外面的哲学。哲学家经过拐弯抹角的推理得出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渗透到人类的共有知识中，而且比起哲学的其他分支，这类渗透在道德问题上似乎更容易发生，因为这些问题会更频繁地考验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是什么导致了某些行为是对的，另一些却是错的，并在心里纠结是否是这个区分驱使着我们选择某些行为，那么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生活了——事实上，连一周都熬不过去。（好了，那样做不对。我知道了！但是我为什么要管它为什么对不对啊？）

柏拉图的沉思虽然深刻，但很少在这类问题上为我们下定论。柏拉图去世两千年之后，理性和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在有关道德的共有概念上，又为我们补充了很多内容，而我们则在他们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不断向前。^[1]这就是我们现在读柏拉图时不可能不偶尔表现出一些异议的原因。开启这一过程的人是柏拉图，现在他又带着我们超越了他自己。

虽然柏拉图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但是他又的确做了些了不起的事情，让他的思想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所做的，便是开创了哲学领域本身。正是柏拉图，首先框定了哲学的多数基本问题：他抓住了某种古怪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的本质。在他那个时代，某些哲学问题便已在雅典城中传播，柏拉图则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范围。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不但将哲学问题运用到了人类行为的规范之中，还将它用到了语言、政治、艺术、数学、宗教、爱与友谊、心灵、人格同一性、人生及死亡的意义、解释的本质、理性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之上。哲学问题全都可以被框定在这些人类关切、探寻的深远领域中，而柏拉图就是定义它们的人，而且还常常是以终极命题的形式来定义。他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是他做到了呢？这个谜是我一直想解开的。但是，你如何才能做到足够接近柏拉图并摸清这个人呢？总结出哪些学说是他主张的——或者说他有没有主张过任何学说——就已经够困难的

[1] 这个重要观点，即希腊哲学家缺乏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思想家提出的个人权利的概念，曾被斯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讨论过。参见他的《现代道德哲学产生时的格劳秀斯》（“Grotius at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一文，摘自《荣誉、历史和关系：第二人称伦理学论丛（二）》（*Honor,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 Essays in Second-Personal Ethics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了，更别说一窥他的灵魂之貌。

虽然（至少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要爱哲学家柏拉图并非难事，但要走近他，则是极难之事。尽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柏拉图却是思想史上与我们最疏远的人物之一。这种疏远不单是说他是一位古人，还指他在作品中向我们呈现自己的方式。他没有写过什么专著、论文或者调查报告，来提出供人们思考的立场，而是写下了一段段的对话，但这些对话又构成了伟大的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

他的语言堪称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家语言。古典学者断言，他的希腊语是任何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中最纯正、最精妙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曾翻译过柏拉图的名篇《会饮篇》（*Symposium*），并且锦上添花地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自己的抒情天赋。^[1]一位学者在为这个版本撰写导读时，曾写道：“在古代世界，柏拉图那诗意浪漫的行文风格无人能及。”但更切中肯綮的一点是，柏拉图那些鲜活的角色讨论哲学问题时的风格是如此生动热烈，轻松自然，你很难在唇枪舌剑的众多声音中抓住作者自己的观点。他的对话让我们走近了他的许多同代人——包括苏格拉底——但他自己则超然于事外。有些读者读到对话时会认为，苏格拉底得到的台词经常是最多的，所以这个角色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就像萨尔维阿蒂（Salviati）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中替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说话，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中借斐洛（Philo）

[1] 大卫·奥康纳（David K. O'Connor）编辑并撰写引言的《柏拉图的会饮篇：雪莱译本》（*The Symposium of Plato: The Shelley Translation*,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2）。

之口论辩一样。但这样的话就等于给一种解释性的妄想安上了一张太过简单的面孔。^[1]将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看成哲学家柏拉图的傀儡，与把柏拉图看成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书记员，是同样幼稚的行为。柏拉图在这两个简化的观点之间遁形了。

柏拉图的难以捉摸可以与另一位千变万化的作家媲美，因为人们也很难从他的天才作品中窥见他本人，这位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所持观点的宏大与活力让文字变得鲜活起来，反而将作者推到了阴影中。在莎士比亚身上，作家的疏离感还让原本清醒冷静的人们争论说，那位出生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亨利街的演员，14岁便辍学了，也没读过大学，还娶了一个当时已经怀孕的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2]为妻，并把自己“第二好”的床遗赠给了她，但他只是真正作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群作者组成的委员会^[3]——拉出来的幌子罢了。在柏拉图身上，那种疏离感也不言自明，不但表现在人们很难把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分开，更戏剧性的是，还表现在给他强加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描述上。

有人说柏拉图是平等主义者，但有人说他是集权主义者。有人说他是乌托邦主义者，提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国蓝图，但

[1] 参见由杰拉德·普莱斯（Gerald A. Press）编辑出版的《谁在为柏拉图代言——柏拉图式匿名的研究》（*Who Speaks for Plato: Studies in Platonic Anonym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11位参与撰稿的人士都一致反对柏拉图是在借苏格拉底或对话中的其他角色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2] 莎士比亚的妻子确实和当代女演员安妮·海瑟薇同名。——译者注

[3] 提名的候选人包括了制造死亡假象的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弗朗西斯·培根、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巴克赫尔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第十七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 seventeenth Earl of Oxford）和第六代德比伯爵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 sixth Earl of Derby）。

也有人说他是反乌托邦主义者，曝光了所有政治理念皆是闹剧。有人说他是民粹主义者，为所有公民的利益着想，但有人说他是精英主义者，还有点让人不安的优生主义者倾向。有人说他是超越世俗之人，但有人说他浸润于此世之中。有人说他浪漫多情，但有人说他自视甚高。有人说他是理论家，有着全面的形而上学思想，也有人说他是反对理论化的怀疑论者，总是专注于那些叫人不安的信念。有人说他幽默爱嬉闹，也有人说他严肃得就像描述被诅咒之人所受折磨的布道词。有人说他热爱自己的同胞，也有人说他憎恶自己的同胞。有人说他是位用自己的艺术天赋为哲学服务的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位利用哲学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家。

不奇怪吗？一个人可以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人们在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且到底怎样才能走近这么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呢？

柏拉图是古希腊人，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公民。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创立哲学这门学科的成就，有多大成分可以用他是希腊人来解释？长久以来，希腊人便一直让我们着迷不已。即便是派兵征服了他们的罗马人，最后也在内部被这些让人着迷的希腊人征服了。经历过千年的迷恋，我们还能有什么关于他们的新说法？我觉得有，那就是：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创造了哲学产生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前提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对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去过这个问题的专注思考，更在于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时的独特方式。

在专注思考人类价值与人类重要性的问题上，希腊人并不孤单。当时在地中海的对面，有一个尚且默默无闻的部族，名叫 Ivrim，也就是希伯来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在那边”，因为他们生活在约旦的

另一边。在那里，他们思考出了与一位部落之神的誓约关系的概念，而这位神就是后来被他们奉为唯一神的上帝，或者说为外部物质世界与内部道德世界提供根基的宇宙的主宰。遵循他的训诫去生活，便是在过值得去过的人生。在人类价值的问题上，我们的西方文化仍是这两种处理方式——希腊人和希伯来人这两个地中海民族的思考方式——有些不太搭调的混合体。不过，并不只是他们在纠结存在主义的问题。在波斯地区，拜火教提出了善与恶对峙的二元论；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在印度，则有佛陀。这些思考方式中的每一种，都拓宽了我们认为何种人生值得去过的选择范围。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为这个人类历史中在规范性^[1]问题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取名为“轴心时代”（Axial Age），因为这个时代创造出的许多远见卓识，就像轮轴一样，一直辐射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些规范我们生活的方式仍在和千千万万的人产生着共鸣，包括希腊传统的继承人——世俗主义者。

但我们很难说希腊人自己是世俗主义者，因为宗教仪式浸润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男女诸神灵无处不在，而且希腊人还必须祈求他们息怒，不然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大体说来，他

[1] 哲学家用“规范性”这个词来表述任何包含“应该”（ought）一词的论点，也就是“你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应该考虑到别人的利益”，或者“你应该理性一些，全盘考量所有事实，而不只是支持那些你更倾心的假设”中的那个“应该”。尽管很多规范性论点都是在解决伦理问题，但并非全部都是，正如我的第二个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样。尤其要注意的是，检验知识获取条件的认识论也包含了规范性问题。当然，宗教也会涉及规范性问题，世俗哲学也一样。

们的宗教仪式是为了辟邪。有些公共仪式与单独的城邦有关，有些则是全希腊性质的，还有些秘密仪式则属于某些神秘的异教。不过，希腊人最让人叫绝的一点是——即使在哲学出现之前——尽管宗教仪式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盛行，但在思考究竟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去过的问题时，他们并没有向自己的神灵寻求答案，而是从凡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正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人的重要性这一特点，为哲学在古希腊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这些条件特别是在雅典城邦变成了现实。

希腊人这种从人的角度探讨人的重要性的方式，虽然会令人痛苦不堪，但也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会从悲剧性的视角出发——事实上，这类视角有好多版本。因此，古希腊不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的故乡，也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故乡，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这个角度切入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去过的问题，不仅为伟大的希腊悲剧作家创造了条件，也培养了欣赏悲剧的观众。他们的观众没有退缩，而是直面着生活或许不值得去过的可能性，虽然这样很惨。或者我们根本就无足轻重，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做都不能让自己变得重要起来。或者，稍微不那么惨一些，也许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某种可以让生活变得不平凡，进而让它得到救赎的事情，才能让生活变得值得去过，然后，生活才会有意义。如果没有什么能将它同古往今来无数默默无闻的人生区别开来，那么它就是一段平凡的人生，这并不重要。这个命题中蕴含了一种明明白白的

[1]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附近的斯塔吉拉（Stagira），但后来到了柏拉图在雅典的学园学习。最终，他留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雅典学院——吕克昂学园（Lyceum）。

冷酷无情，而这点在希腊人身上同样明显。要想过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努力投入。如果不努力，或者努力得不够，那或许你根本就不必费心来这世界上走一遭。

我们有多少人隐隐约约或清清楚楚地有这种态度，认为我们这些普通的灵魂——显然，大多数人都很普通——不如那些卓越之人重要？其实很多希腊人，至少那些有闲心来忧虑这类生存困境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仅写下了悲剧，还被它们深深打动，心中充满了遗憾和恐惧。我把他们的这种态度称为“非凡之人的精神特质”（Ethos of the Extraordinary）。一个人只有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才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就像某个被浪头淹没的可怜人一样——这幅场景会让航海的希腊人吓得魂不守舍。^[1]一个人必须这样活，才能被人传颂，被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久地传颂。说到底，这可能是我们能期冀获得的唯一一种永生吧。这不，我们现在还把那些古希腊人挂在嘴边，尤其是他们中间那些最杰出的人士，而且人数还真不少。

柏拉图也具有那些“非凡之人的精神特质”，不过经过了根本性的修改，而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开创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哲学。一个人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投入很多努力，而在他看来，这种努力就是哲学。是我们在理性上的努力，让我们变得重要起来，让

[1] 特洛伊遭遇洗劫之后，奥德修斯（Odysseus）乘船离开，自此杳无音讯，但让儿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感到痛心的，是远比死亡更残酷的命运。《奥德赛》（*Odyssey*）第一卷：“诸神把他弄得无影无踪。若他真死了，若他在特洛伊阵亡了，或者牺牲在了朋友的怀中，我或许不会如此悲痛。那样，希腊人会给他堆垒坟茔，那么他替自己，也为儿子，争得了巨大的荣光。但现在，凶狠的风暴已把他卷走，死得不光不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这其中的“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蕴含的正是人生最终可能毫无意义这一点所代表的全部恐惧。

我们能到达那种接近神性的程度。如果这样的努力无法赢得大众的赞誉，那倒霉的是大众，因为那种意义重大的非凡之处，很可能无法被他们注意到——所以，虽然不是全部如此，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大众并不重要。这个论断有些残酷，但正如前述，残酷不会烦扰到希腊人，柏拉图也不例外。

柏拉图和很多不同的人进行过对话，包括那些按常理在雅典社会都算不上数的人。他在学园（Academy）里也是如此。这是他在雅典西郊外一处树林中创建的讲学处，后来欧洲的大学便是以此为原型创建的。据说，就连女性也可以在那里学习——这完全有可能，因为这符合他在《理想国》（*Republic*）和《法律篇》（*Laws*）中有关女性智力潜能的论述。但尽管如此，他那个哲学版的“非凡之人的精神特质”，仍然让一大群人困在了重要阶层之外，而这些人就是所有不能或者说不愿探讨哲学与理性的人。在《申辩篇》（*Apology*）中，他曾记述了苏格拉底在公元前 399 年接受审判时的情景。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出“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去过”时，他既是在支持“非凡之人的精神特质”这一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化中有很多人赞同的思想，也是在对它进行恰到好处地更改，以此来激怒他的雅典同胞。（审判没给苏格拉底带来好结果。）但一个被希腊人广泛认同的假设在未经检视的情况下，偷偷溜进了他的思想中。人类价值的问题被宗教思维束缚了很多个世纪，但后来，欧洲的哲学家再次从世俗的角度，就像希腊人曾经做的那样，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让人的生命有意义的问题，才把前面说的那个假设又挖了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未经检视却让柏拉图开创了哲学的假

设，最终会被哲学推翻。这就是进步。哲学中取得的进步，通常就是发现那些未经检视就溜进论断中的假设的过程，那为什么就不能推翻开启整个自我批判过程的那个未经检视的假设？我觉得，柏拉图肯定会同意。

但在这些层面来思考柏拉图，只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他。是的，他是雅典人，而作为雅典人，他自然会把一些偏见和预判带入自己的思想中。但那只是靠近柏拉图这位遥远之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我们对柏拉图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但有一点倒是知道。苏格拉底的戏剧性人生——对柏拉图和其他人而言，其真正意义体现在他的死亡中——在个人层面改变了柏拉图，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哲学——这点他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1]中跟我们说过——而他确实对哲学产生了非凡的影响。面对年届七旬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城邦判处死刑的打击，不到30岁的柏拉图用创建哲学予以了回应，构想出了哲学的核心问题，而它们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任何苏格拉底思考过的问题。^[2]

但几乎直到去世前，他都将苏格拉底的形象置于了他作品的核心位置。柏拉图撰述哲学时，带着一些疑虑，比如，他担心哲学写

[1] 不少学者现在似乎认为《第七封信》是真实的，但即便是伪造的，学者们也同意一点，那就是作者是某个熟知柏拉图生活细节的人。

[2] 柏拉图的对话传统上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部分，不过在年代顺序方面，人们仍然有异议，有些学者甚至对其拥有固定的年代顺序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柏拉图很有可能在去世之前，反复地编辑过他的对话，就像亨利·詹姆斯用后期的风格重写早期作品那样。传统上，早期的对话被广泛认为最典型地表现了苏格拉底的实践和偏见，而这些内容大多局限在道德问题上，且常以“困境”(aporia)这条概念上的死胡同结束。只有在中期的对话中，柏拉图才提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哲学、宇宙论、语言哲学等问题。

作会取代实际交谈的地位，而交谈在哲学中是无可替代的。（哲学仍然是需要群体参与的学科。）几乎和思考哲学本身一样，柏拉图煞费苦心地思考了撰述（和教授）哲学的最好方式，而最终他选择创造那些流传至今的对话录。（历史上所有评论家提及的柏拉图作品都流传到了我们现代，这一点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不同。）他的 26 篇对话中，25 篇都出现了苏格拉底的形象，而且不管苏格拉底是否在向前推动辩论的主旨——多数情况下其实没有——他对柏拉图的哲学概念都有着核心意义。苏格拉底唯一缺席的是《法律篇》，这篇是柏拉图在老年时写的，此时的他比死时的苏格拉底还要年长近 10 岁。但即便没有露面，苏格拉底也是至关重要的。

柏拉图所用的文学手法，让人很难提炼出哪些是历史上那个真正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喜欢赤着脚，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希顿古装，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会场上四处乱逛，反复问一些含义不甚明确的问题，招来了一群围观者，而他自己则像一个杂耍辩证法的街头艺人，或者说城里的哲学游击队员，回击着每个交给他的答案。柏拉图并非唯一一个在苏格拉底被执行死刑后写过苏格拉底式对话的雅典人^[1]，但他则是唯一有着哲学天才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写作者。在他的漫长人生中，柏拉图对“他的”那个苏格拉底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正如他那不断自我批评的哲学立场一样。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转向了哲学，那么或许探寻他对苏格拉底的态度转变，可以发现柏拉图这个遥远人物的真实一面，拉近我们和他的距离。

[1] 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诗学》（*Poetics*, 1447b）中写到了业已确立的苏格拉底式作品门类，即苏格拉底式对话（*Sokratikoi Logoi*），而这些对话全都是在苏格拉底死后写成的。见本书附录 A。

但要把柏拉图看作一个凡人来接近很难，更不用说还有点放肆。没有人比柏拉图更不鼓励这样的亲近了。他似乎对只是个人化的东西没有太多同情。在他看来，我们越把自己的思维转向那些不带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值得尊重。我们去容纳宇宙，更多地去思考它的浩瀚无垠，少想些渺小微茫的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柏拉图经常会暴露人性的可怕，更多地认为它接近兽性，而非神性。^[1]人性是有待解决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只有宇宙才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任务。^[2]记述了三位老人交谈的《法律篇》，曾两次毫不掩饰地将人类比作木偶，其中的雅典人说道：“虽然人身上还有一丝真实感。”而来自斯巴达的老头则回答：“我必须说，阁下您真是高估我们这个种族了。”结果，雅典人都不屑于否认。

柏拉图对“我们这个物种”的悲观绝望，可能到他老年时更为明显，但我怀疑即使在年轻时，他也不太看好人性。苏格拉底的命运被民主的双手扼住——他的死刑如同有罪判决一样，都是民众投票的结果——对柏拉图不太看好人性和他选择投靠哲学，可能有着重同等重要的影响。苏格拉底听到那些喜剧作家拿他当笑柄的粗俗笑

[1] 在《斐多篇》(81e—82b)中，他肆意地反复谈到了大多数人死后会变成非人类形态——变成驴或者“其他畜生”，或者捕食者，“变成狼或鹰鸢”，而“普通的公民”，也就是那些正直和刻板的中产阶级，会变成勤劳的小蜜蜂和蚂蚁。这个段落非常有趣，也很能说明问题。

[2] 这种观点——把让我们人类变得更好的任务交给宇宙——经常会把那些我们坚决分开的主题糅合到一起。所以，在谈柏拉图的伦理学、政治理论或美学观念时，不扯到他的宇宙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心理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学科分类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是陌生产物。“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在柏拉图看来，可能会是毫无意义的分类，而且他肯定也会反对把这用到自己身上。他会认为，这些词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其他的词。”此话出自格鲁伯(G. M. A. Grube)出版的《柏拉图的思想：他的作品中体现的柏拉图哲学的八点主要原则》(Plato's Thought: Eight Cardinal Points of Plato's Philosophy as Treated in the Whole of His Work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第8页。